

必須分清敵我

北京大眾出版社

5612
462

470

84-5

1104

隨筆選集

必須分清敵我

北京大眾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必須分清敵我

(隨筆選集)

*

北京大眾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菴)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七〇号

北京印刷廠印刷

*

(5030)787"×1092" 1/32·1 10/16 印張·34,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45,000册 定價：0.15 元

目 錄

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天真？	童大林 (1)
時刻警惕着	海寧 (7)
不要讓敌人有可乘之隙	黃秋雲 (9)
不要漫不經心、書生气十足	鄭國銓 (11)
不要為暗害分子的“好事”所迷惑	許世華 (13)
關於“吃驚”	鄭越 (16)
談“幾條泥鰱掀不起大浪”	克平 (19)
再不要讓他們“滑過去”	張友 (21)
偽裝是可以識破的	陳翰伯 (23)
我們需要甚麼樣的鬥志	張友 (26)
需要甚麼樣的關懷	宋瑋 (27)
自由主義是反革命的好朋友	陳翰伯 (31)
清算個人主義、自由主義， 把敌人可能利用的空隙堵死	魯勒 (34)
“挖心戰”——思想的進攻與侵蝕	張友 (37)
必須分清敵我	江澄 (40)
必須把鬥爭深入下去	宋汝紀 (41)
談“不滿現狀”	若望 (44)
暗藏在革命隊伍裏的 反革命分子為什麼很怕整風？	黃柵森 (46)

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天真？

童大林

隨着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的陸續發表，人們也逐步地從認為胡風及其一夥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文藝思想的錯誤，進而認識到他們是一個反對革命的政治問題，而終於在確鑿的證據面前，徹底弄清胡風這一批反革命黑幫，並不是一小撮文藝小集團在進行爭奪什麼領導地位的野心家的宗派活動，而是同國民黨特務機關早就有密切聯系的、一個以“文藝”為幌子的反革命的政治集團了。許多人也逐步地從認為這個鬥爭只是文藝界的事情與己無關，進而關心這個鬥爭，以至激起不可抑止的革命義憤，並從這次驚心動魄的鬥爭中，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表現了積極參加黨所號召的清查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

對一般人來說，這麼一個認識過程，這麼一個提高政治覺悟和革命警惕性的過程，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胡風和胡風分子是這樣一種實際反對共產黨而偽裝擁護共產黨，實際反對人民而偽裝擁護人民，實際反對革命而偽裝擁護革命的暗害集團，當政府還沒有獲得有關他們罪行的證據，還沒有查清他們的醜惡歷史而接連將關於他們這一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予以發表的時候，我們一般人很容易受到他們巧妙偽裝的蒙蔽和欺騙，而很難一下子就識別他們的真面目和馬上看破

他們的政治背景的。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在材料一批一批發表的過程中，甚至到了現在，却還有那麼一些人，每看到一批新的材料發表，總要“大吃一驚”，而特別奇怪的，總要从一些問題裏面來想像胡風和胡風分子並沒有像我們所斷定的那麼壞，懷疑我們是不是做得“過火”，提得“太高”，以至在內心惋惜他們，並尋找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想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開脫罪責。

例如說：“胡風集團是一些文人，並沒有殺人放火搞暴動，給他們加上反革命罪名是不是太重了一點。”

例如說：“胡風集團這樣鬧，不管怎麼說，還不是由於爭奪文藝領導地位而發展起來的。”

例如說：“胡風集團都是七湊八湊起來的，怎樣能算是一個特務組織呢？”

例如說：“胡風的三十萬言上書，對文藝問題也指出了一些缺點，他還有一些正確的意見啊！”

例如說：“胡風他們關於現實主義的文藝理論的論爭，也應該看成是一種自由的學術討論吧。”

有些人對於那些混進黨內來或從黨內被拉下水的一些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分子，由於看到他們在黨內爬上了一定的領導職位，覺得他們跟着一個非黨的胡風跑，有點不可理解；覺得他們入黨時間不短，在黨內受到不少教育，而沒有把他們改造爭取過來，也實在可惜，言外之意，似乎黨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

對於諸如此類的想法和問題，除了是別有用心，或是出於一種階級異己情緒的表現以外，那麼，就是一種過於天真的想法，換句話說，我們這些好心腸的同志，是那麼書生氣十足，把複雜的階級鬥爭看得太簡單了。

應該說，我們這些同志有的口頭上也承認過渡時期存在着激烈的階級鬥爭，也懂得階級鬥爭必然要日趨尖銳。但他們把階級鬥爭看成只是槍對槍，砲對砲，或是搞暴動，搞暗殺，在他們看來，特務分子不過只是偷偷地散傳單，造謠言，或是搞搞會道門的活動，或者認為反革命特務分子，只能是一些像在電影上或戲劇上所看到的面目兇惡的傢伙。而不懂得隨着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階級敵人的破壞手段會更加隱蔽，更加巧妙。我們這些同志，有的也知道社會階級鬥爭的事實必然會在黨內找到反映，但總覺得黨是如此強大，混進少數幾個反革命分子，是成不了什麼氣候的，或者認為黨既然是一貫強調團結和教育，那麼對幾個竊取“共產黨員”稱號的反革命分子，或許也應該“一視同仁”。這些同志總是想用我們黨的原則，用對待黨內問題和對待同志的態度，去對待混入黨內的反革命分子，總是用我們黨的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態度去對待一切階級敵人的陰謀詭計，把“鬼”當人看待。

事情不應該看得這麼簡單。

我們知道，階級鬥爭不止有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鬥爭形式，而且還有與這些鬥爭形式並列的理論鬥爭，亦即思想領域方面的鬥爭。在公開的鬥爭中，階級敵人不僅要從政治、軍事、經濟各個戰綫上來攻擊我們，同時也必然在思想戰綫上攻擊我們，破壞我們。在隱蔽的鬥爭中，階級敵人不僅要派遣他們的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特務，而且必然要派遣他們的思想領域方面的特務和文化特務。這些反革命特務分子當然各有其活動特點，各有其特殊的破壞手段和策略，但不管如何，他們的本質都是反革命。胡風集團的基本骨幹，是一撮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分子，反動軍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變節分子，他們為着達到他們共同的目的，

而在“文藝”這個幌子下集中起來了。因此，必須指出，胡風集團的性質，它的本質，就是一個反革命的政治集團。他們所要破壞的目標，是我們偉大的革命事業，是我們偉大的黨和我們偉大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難道不是這樣嗎？張中曉這個反革命感覺很靈的傢伙，他不僅是仇恨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而是“幾乎恨一切人”，憎恨我們這個革命的社會秩序。這種對共產黨，對人民，對新社會的仇恨，代表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醜惡嘴臉。阿壩這個老牌的反動軍官，他不僅拚命污蔑和攻擊革命的文藝界和一切黨與非黨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而是把希望完全寄託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力量的“嗚呼完蛋”上，他詛咒我們偉大的中國人民“從瘋狂裏滅亡”。“美國貨”綠原以及路翎、方然等傢伙則把人民解放軍叫做“萬惡的共匪”，把蔣匪軍稱為“國軍”。胡風用“五把刀子”來污蔑我們的黨，不是為了別的，而是妄想取消我們黨所藉以生存的共產主義世界觀，戰無不勝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妄想把我們黨連根拔掉。這些，難道還有一絲一毫值得懷疑的地方嗎？

辯證唯物主義教導我們，看事情必須看到本質，千萬不要為假象所迷惑。胡風集團的本質就是反革命特務。辯證唯物主義還教導我們，每種事物和周圍都有聯繫，但也各有其特徵。這種從思想領域進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集團的基本任務是同其它反革命集團一樣，但它也有不同於其它反革命集團的活動特點，這個特點，就是披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偽裝進步，騙取信任，有時是偷偷地，有時是明目張膽地進行惡毒的破壞活動。這種反革命集團當然也有它自己形成的條件。“物以類聚”，臭味相同的總是互相吸引。因此，文藝

方面这些垃圾、臭虫自然就七零八落地集中到胡風这个反革命集团裏來了。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地方。所謂爭奪文藝領導權，只是他們整个陰謀的一个步驟而已，他們的最終的罪惡目的絕不僅僅是這一點，这从報紙上所揭發的大批材料已經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的了。至於那些認為他們虽然是反革命集团，但終究和殺人放火的匪徒不同，而抱着若干怀疑或有點姑息情緒的人，那麼到了一定時機，当胡風或胡風分子拿起真槍實彈對準你的胸口的時候，那你就不要懊悔不及了。狼終歸是狼，誰也不應忘記这句老話。

胡風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使命，就是鑽進我們革命文藝陣營，並以文藝这个階級鬥爭武器來對我們進行破壞暗害，這也是毫無疑問的。那种把胡風反革命集团利用我們革命文藝方面的若干缺點和問題進行攻擊和誹謗，和我們自己以批評自我批評來揭發缺點改進工作的做法混為一談的想法，也是根本錯誤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正是胡風反革命集团的陷阱所要虜獲的人。關於這一點，我們有必要再引証斯大林所教導我們的話，斯大林說：“不言而喻，這裏所講的並非‘任何種類的’批評。反革命者底批評也是批評。但这种批評的目的是誹謗蘇維埃政權，破壞我們的工業，瓦解我們黨的工作。顯然，這裏所講的不是这种批評。我所講的不是这种批評，而是來自蘇維埃人們的批評，是旨在改善蘇維埃政權機關、改善我們工業、改善我們黨和職工會工作的批評。我們需要批評是為了鞏固蘇維埃政權，而不是為了削弱它。”（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論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合全會底工作”）如果不能區別這兩種批評根本不同的性質，那麼一定会上反革命分子的當，而善於區別這兩種根本不同的批評，正是我們提高革命警惕性所不可缺少的條件。

關於文藝理論的自由論爭，同樣也必須有正確的理解。我們黨是提倡學術問題的充分討論的。但這種學術討論，應當是說理的，實事求是的，是一種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尖銳的學術論爭，而要嚴防那些藉學術討論為名，挑撥是非，以進行政治性的破壞活動，或者偽裝進步，以騙取黨和羣眾的信任。胡風和胡風分子所藉以達到反革命目的的所謂現實主義、民族形式問題等等爭論，正是抱着後者這一種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並不是也不可能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這唯一正確的科學基礎上，而恰恰是針鋒相對地在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的前提下進行各種各樣的歪曲和污蔑。已經揭露出來的許許多多事實，難道還不明顯嗎？

胡風反革命集團這一事件的徹底揭露，已經證明不是什麼革命內部或黨內鬥爭的問題，而是徹底清查暗藏在革命隊伍裏和黨內的反革命分子的問題。那些混在革命隊伍裏和黨內的特務分子、革命叛徒、自首變節分子等等，絕對不是什麼團結和教育的問題，而是必須堅決清除出去，給予應得的懲處。儘管有些反革命分子混在黨內，並竊取一定的領導職務；他們和胡風是一丘之貉，不是什麼以共產黨幹部的身份去追隨胡風這個黑幫頭子，而是他們反革命集團內部的彼此狼狽為奸。如果劃不清黨和反革命集團這種涇渭分明的界限，那是極端危險的。因此，黨的職責是去發現、清除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不是講什麼團結、教育問題。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只能給人民以民主權利，而對反革命分子，只能堅決地予以鎮壓。對付反革命分子，絕不能如同在我們革命隊伍內部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那樣，而是堅決加以清除。對付他們，必須堅決地有分別地按照抗拒者從嚴、坦白者從寬、立功者可以將功折罪的原則給予適當的處理。

提高革命警惕性有賴於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水平的提高，但同時，我們必須認識，革命警惕性是工人階級的一種階級本能，只要我們永遠把保衛黨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作為我們一生的天職，而又不是那麼天真，不那麼書生氣十足，不把複雜的階級鬥爭看得太簡單，那麼革命警惕性一定會提得更高。

（原載“學習”雜誌，本社略有修改）

時 刻 警 惕 着

海 寧

反革命分子是很會裝扮的。他們可以裝扮得很積極，也可以裝扮得很浪漫，還可以裝扮成死人的樣子，躺下不動，伺機再起，那花色可真是多極了，只要有必要，他們就裝扮起來，並且常常裝扮得很像。然而裝扮起來的東西，即令看來十分相像，也總不免有些破綻。我們打个比方說：孫猴子算是善變的，據說有七十二變；可說是善於隱蔽自己的能手；不過，就是這孫猴子，有時候也不免露些馬脚。有一次，當他跟楊二郎打仗的時候，他變成了一座小廟。不論怎麼看，這小廟也是再像沒有的。只是他那條尾巴不好安放，沒法子，只好變成一根旗杆，插在廟後。漏子也就出在這裏。旗杆哪有豎在廟後的呢？他被楊二郎識破了。

這正像俗話所說的：“真的假不得，假的真不得。”即使最狡猾的反革命分子，也逃不過人們的機靈的眼睛。然而我們却有不少這樣的教訓：反革命分子常常能夠隱藏一個相當時候，有的長期不能被我們發現，像胡風反革命集團就是一個例子。這不奇怪麼？

不奇怪。我們有許多人是太麻痺了。

麻痺，這是比較籠統的說法。我們所以麻痺，是因為在
同反革命分子鬥爭這件事情上，不大用腦筋，儘管有時候也
在會上說幾句提高政治警惕性一類的話，實際上却不照着說
的去作。最常見的現象是：不論看到什麼事情，哪怕是可疑
的事情，聽到什麼話，哪怕是可疑的話，老是朝好處想，不
朝壞處想；老是當作一般的問題看待，不去鄭重地思索一下，
這裏面所包含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假如這裏有一個披着
工作人員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他說了一些破壞話；那他未必
會被懷疑的。很可能有人想：他有懷才不遇之感，愛發牢騷，
人還是直爽的。或者想，他在政治上原是幼稚的，覺悟本來
不太高，常說些沒頭沒腦的話，不值得大驚小怪。這麼一想，
也就過去了。有過這樣的事情：在一個單位裏，一個工作人
員鬧情緒，鬧得烏煙瘴氣，大家批評了他。這時候，一個暗
藏的胡風分子，竟然裝出“仗義執言”的樣子，用些不三不四、
似是而非的話，公開地支持他。這個單位的某些人怎麼看待
這件事情呢？他們覺得這個胡風分子有什麼說什麼，不隨聲
附和，是敢於說話的。誰也沒有去想一想要這個胡風分子的行
為，究竟是什麼性質的，起着什麼樣的作用，他的用心何在，
他究竟是幹什麼的。麻痺就是麻痺到這步田地！

處世待人應當厚道，看人應當多看優點，不要輕易地去
懷疑別人，這都是我們的美德。但不能因此忘記了在我們的
隊伍裏還隱藏着敵人，而不去思索一些人的言行究竟對
誰有利，分辨哪是正確的東西，哪是敵對的東西。更不能在
發現了一些敵對的言行的時候，還糊里糊塗地給別人開脫，說
什麼那不過是“牢騷”、“幼稚”之類。

反革命分子是狡猾的；但他們既然要搞反革命活動，就

不能不有些痕跡，從這些痕跡，就可以把他們的狐狸尾巴拖出來。這裏需要的是高度的政治警惕性，灵敏的嗅覺。我們必須要學會善於識別敵人，就是說，一定要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這個問題上，多動腦筋，而不能在尖銳的階級鬥爭中打瞌睡。高爾基的話我們應當記住：“必須善於覺察敵人，即使在他們沉默不語或談話微笑的時候；必須善於從敵人的花言巧語中識破其偽善虛假的腔調。”

當然，要提高警惕，並不是說要大家對什麼事情也不相信，對什麼人也不信任，這反而會被敵人利用。提高警惕性就是任何事情都要用自己的鼻子嗅一嗅，發現可疑的地方，就調查研究，並認真地加以分析判斷，辨別它究竟是什麼性質的。鼻子不通是危險的，頭腦發熱也是有害的。我們的方針是：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

（原載“中國青年報”）

不要讓敵人有可乘之隙

黃秋雲

驚心動魄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公佈之後，胡風本人和胡風集團中一些骨幹分子的真實面目大白於天下了。所謂“詩人”綠原，原來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特務；所謂“文藝理論家”阿攏，原來是侍從蔣賊左右的戰術教官；而胡風本人，早歲就在江西“剿共”軍中做過反共的政治工作，和國民黨許多特務頭子都有聯繫。

對於這些特務們，應該予以嚴厲鎮壓！實在沒什麼可說的了。

但，值得引為教訓的是，這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之所以能夠長期地偽裝革命，潛伏在革命陣營內部，進行種種破壞活

動，這證明我們的隊伍實在還有“可乘之隙”。

由於我們當中某些同志有較嚴重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自己犯了錯誤，受到批評，反而對黨不滿，或者達不到個人的目的而大鬧情緒，就大有可能被反革命分子物色為“可談”的對象，也就是可“爭取”的對象了。歐陽莊在給胡風的信中說得很清楚：“蘇州有一個同志可談（在市委工作，黨員），此人在解放初期受了打擊（“自由主義”），可能鬥志較差，但可一試。”（見第三批材料第二十九封信）據說吊死鬼找替身，總是先找那些飲恨吞聲、垂頭喪氣的人，胡風集團的幽靈們也很重視這一條經驗：哪裏有“受了打擊”、“滿肚牢騷”的分子，哪裏就有他們“發展組織”的機會。

由於我們當中某些同志有較嚴重的官僚主義，驕傲自滿，麻痹大意，喪失政治警惕，反革命分子就大有可能成羣結隊地鑽進我們的“肝臟裏面”來，竊取文件，探聽情況，以至篡奪領導權了。胡風分子所偷竊的許多黨內文件，不是從那些昏庸到與虎同眠還不自覺的同志那裏取到的麼！

由於我們當中某些同志有較嚴重的溫情主義，一團和氣，怕得罪人，反革命分子就大有可能以“陰暗的聰明”，對黨玩弄欺騙手段了。據綠原自供，他“用最大誠懇寫過三次報告，一次比一次詳盡而老實”，憑着這三個煙幕彈，他居然蒙混過關，鑽進黨內來。難道這還不足以說明，他當時所在的黨組織的同志們，已經完全給這條毒蛇的眼淚所蒙蔽了麼！我常覺得，忠厚與老實，固然是為人的美德，可是，假如對敵人也是如此，我們將會掉了腦袋還不知道是怎樣掉了的。

要消滅老鼠，先要堵塞住一切老鼠洞；要消滅敵人，先要不讓敵人有可乘之隙。讓我們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烈火，把思想上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健康的東西，一切自由主

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温情主义都燒毀吧！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在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獲得最後的勝利！

（原載“北京日報”）

不要漫不經心，舊生氣十足

鄭國銓

“要提高警惕！”極大多數的同志在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座談會上，憤慨的同時都提出了這樣的保證。的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破獲，豐富了我們與暗藏的敵人鬥爭的經驗，使我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階級鬥爭的教育。

胡風分子是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而且也是很講究策略的。他們往往以攻擊個人為幌子向黨進攻；最突出、也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們經常採取兩面派的策略，一手磨着劍，一手向黨送上申請書。總之，敵人不是笨拙的，而是狡猾、毒辣、詭計多端的。正如“人民日報”的按語教導我們的那樣：“一切革命黨人決不能輕視他們，決不能麻痺大意，必須大大地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對付和肅清他們。”

怎樣才能進一步提高我們的政治警惕性和政治嗅覺呢？

政治警惕性和階級覺悟是分不開的。看到違反原則的現象視而不見，聽到污蔑黨、打擊領導的話聽而不聞，甚至有時還在內心起着共鳴，這樣，警惕性怎能高得起來？人們對於自己的眼睛總是保護得最好的，一粒沙掉進去也要被擡出來，不擡出來就不舒服。如果我們能像愛護眼睛一樣地愛護

党的事業、党的威信，那末，我們看到一切違反党的利益、破坏党的威信的現象就会不痛快，就会毫無顧忌地去鬥爭。政治警惕性、政治嗅覺是測驗一个人的階級覺悟、理論水平、思想水平的主要標準。真正具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的人，眼睛就会雪亮，嗅覺就会敏銳，看到了違反党的利益的行为，听到了違反原則的言論就能够仔細地分析、研究这种行为、言論的效果和動机，就能够从動机和效果的統一去看問題。这样的人也就不会僅从宣言去考察人，就能从实际的工作去考察人。这样的人就不会被表面的、暫時的現象所迷惑，而能全面地、从發展的觀點去認識一个人的本質。敌人總有漏洞可以給我們找到的，如果我們的思想水平理論水平很低，就会像患了重感冒一样聞不出香臭，看到胡風分子的作品也会跟着叫好，听到胡風分子的報告也会盲目地鼓掌，就会对披着進步外衣的人盲目信任，就会在敌人面前变成瞎子。事实告訴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有多麼重大的戰鬥意义！

提高政治警惕也就意味着和我們思想上的敌人作鬥爭，如果我們思想上存在着濃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对党不滿的情緒……那末，不但談不到提高警惕性，甚至还有由於階級的本能被敌人拉过去的危險。正如我們的身体一样，哪一部分不健康，缺乏抵抗力，病菌就容易从哪一部分侵入，胡風反革命集团就是找思想上有毛病的、犯錯誤的、对党不滿的人作为拉攏的對象的。你想出人头地而苦於不能成名，他就会为你叫屈，說什麼“天才被压掉了”；你受了批評而抱怨，你对党不滿，你感觉人与人之间“太冷酷”，胡風分子就会來找你，同情你，安慰你，你若对胡風分子的同情和安慰感到温暖，那你就会有被拉去的危險。你若上了他一次当，

而又沒有勇氣向組織坦白，那他就會抓住你的小辮子，威脅你，恫嚇你。為了提高警惕性，增強我們的抗毒素，就應該堅決地和自己思想上的敵人作鬥爭，如果犯了錯誤就應該大膽地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斯大林教導我們：如果真正願意作布尔什維克的話，就應該有勇氣坦白承認自己底錯誤，揭發錯誤底原因，定出改正錯誤底辦法……

政治警惕性和漫不經心、書生氣十足是不相容的。我們正在進行着社會主義建設，如果我們因為勝利而驕傲自滿，麻痺起來；或者完全埋頭於經濟工作，因為經濟上的勝利，就以為經濟工作包括一切，顧了業務，忘了政治，像有些同志在這次鬥爭中表現的那樣，先則認為胡風問題是文藝界的事，後則認為胡風事件是公安部門的職責，自己始終處於鬥爭之外。這樣就會失去羣眾的力量，就會使許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們的“肝臟裏”來，有長期盤踞在我們內部的可能。我們應該為驚心動魄的鬥爭所驚醒，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同時，時時記住蔣介石匪幫還在台灣，帝國主義還包圍着我們，敵人時時都有派遣暗害分子來破壞我們的可能，時時記住敵人是狡猾的，是陰險的，是毒辣的。廣大人民的政治警惕性和政治嗅覺提高了，就能夠把一切的反革命分子都鎮壓下去，就能夠使敵人無立足之地。

（原載“北京日報”）

不要為暗害分子的“好事”所迷惑

許世華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中國人民的公敵，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了。但是，有些人說，胡風分子做的事，也有一些是“好事”，